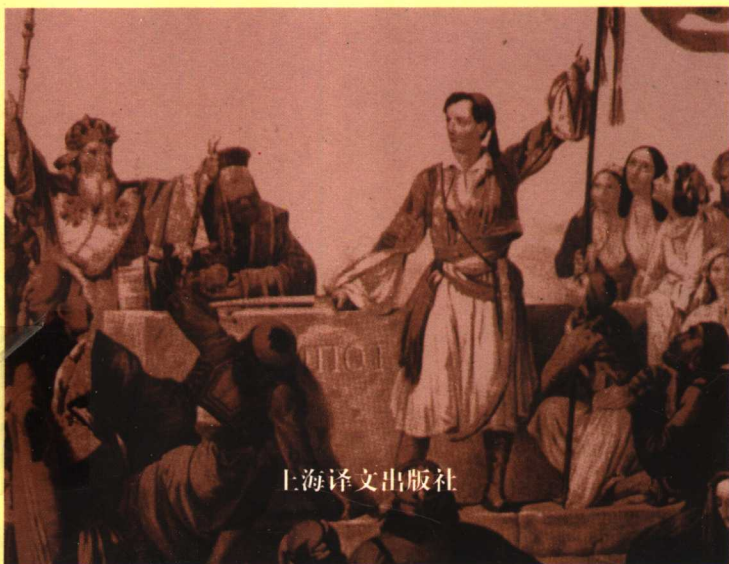


英国文学 的伟大传统

(中)

从彭斯到兰姆

[美] 安妮特·T·鲁宾斯坦著



上海译文出版社

Annette T. Rubinstein
THE GREAT TRADITION IN
ENGLISH LITERATURE
FROM
SHAKESPEARE TO SHAW

本书根据 The Citadel Press, New York 1953 年版译出
中文版权由原作者授予。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中)

从彭斯到兰姆

[美]安妮特·T·鲁宾斯坦 著

陈安全 高 逾 曾丽明 陈燕如 译

陈安全 校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1 插页 5 字数 242,000

1998年8月第1版 199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 0,001—8,000册

ISBN 7-5327-1883-2/I·1130

定价: 16.10元

如有质量问题,请与厂质量科联系。T:56628900×13

出版说明

本书系美国文艺理论家安妮特·T·鲁宾斯坦所著《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之第二部分，着重介绍了从彭斯到兰姆约一百年间英国浪漫主义时期的作家和诗人。

《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分上、中、下三册出版，全书约八十万字。参加本书翻译工作的有陈安全、高逾、曾丽明和陈熾如，由陈安全审校定稿。

一九九五年十月

目 次

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和民主革命.....	1
法国革命.....	3
先驱.....	11
罗伯特·彭斯.....	11
威廉·布莱克.....	28
一七八九年精神.....	52
威廉·华兹华斯.....	52
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	79
威廉·黑兹利特.....	122
反对非神圣同盟.....	169
乔治·戈登·拜伦勋爵.....	170
珀西·比希·雪莱.....	204
最后两位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259
约翰·济慈.....	259
查尔斯·兰姆.....	295

伟大的浪漫主义作家 和民主革命

法国革命

没有详细阅读过法国革命时期有关记载的人，要想象这次革命在文化上和政治上对英国的生活和思想所产生的重大影响，几乎是不可能的。

它是催化剂，促使一切在十八世纪英国社会深处翻腾着的、我们能意识到的受压抑的不满情绪明朗化、表面化、清晰化；它加深了较敏感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对人民艰难经济处境的人道主义同情，它使青年艺术家和作家直接尖锐地表达内心的迷惑和茫然成为可能。这些年轻的诗人和散文家差不多是最早在公开市场上谋生存的，他们写出作品当商品公开出售，但又发现艺术家的这种新自由往往只是挨饿的自由。

然而，这种表达不仅仅是不愉快的或叛逆的。革命刚刚成功不久，人民热情的巨大浪潮至少席卷了伦敦和曼彻斯特等大城市，这使第一代浪漫主义作家和哲学家确信，他们是在为最近的将来讲话，他们将亲眼见到人间与天国一样实现自由、平等和博爱——或者更确切地说，不仅在法国和美国实现，而且也在英国实现。

我们注意到，尽管卢梭(Rousseau)具有不可否认的影响，但还是有一个又一个的作家头一次认识到人类的黄金时代不在朦胧神话般的过去，也不在遥远神秘的孤岛，而是在此时此刻的现

实生活之中。这确是饶有趣味而又意味深长的。

华兹华斯(Wordsworth)甚至在失去信心和希望、得到相当可观的收入之后，仍然这样说：

活在那个黎明里是何等幸福，
年轻人更是如进天堂！哦，在那个时代
习惯、法律和规章的种种
贫乏、陈腐和禁忌的方式，一下子
吸引了浪漫国民的全部注意！

我为什么不该承认那时的大地
对我就像某人刚继承来的财产，
他第一次到那里访问，
就从中找到了自己的家？
他踱来踱去，仔细端详，
满心欢喜地反复布置，
有些不妥帖反倒觉得高兴，
看到它们消失又该是多么惬意。

柯尔律治(Coleridge)更加坦率，他转而依附政治和教会十年之后，仍然以眷恋之情追忆自己早年的满腔热情：

啊，回忆起那些日子，我永远不会感到羞愧或遗憾。
因为当时我是最真诚、最超脱的。虽然我在许多最重要的
问题上看法是错误的，但我的心是单纯的。

这种早期的雅各宾主义(到了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 则 被称为激进主义)传播十分广泛。我们可以看一看 1789 年英格兰贵族斯坦厄普(Stanhope)伯爵主持年宴的有关记录,德高望重的辉格党改革家普赖斯(price)在宴会上发表演说,祝贺法国国民议会革命成功。他说:

那个国家的革命……它给世界上头两个有福享受公民自由和宗教自由的王国带来的希望……我亲眼目睹三千万人民藐视奴隶制度,以不可抗拒的声音要求得到自由……现在我认为,追求自由的热情正在日益高涨,人类事务开始有了总体上的改善;王政为法治所取代,教会统治让位于理性和道德的统治。

到 1792 年,法国革命的影响已十分巨大,为议会改革而成立的一个通讯会,单在伦敦就拥有三万名会员,其中包括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托马斯·霍尔克罗夫特(Thomas Holcroft)、托马斯·佩因(Thomas Paine)和霍恩·图克(Horne Tooke)等人。该组织的创始人是一个苏格兰制靴工人,名叫托马斯·哈代(Thomas Hardy),他认为,每个公民都应该拥有武器,并了解它们的用途,更现实的是他鼓励工人团结起来,为改善生活条件、提高工资而斗争。

在这种情况下,危险显然不是来自革命,而是来自真正的经济改革,而且“议员总是首先出来讲话。”埃德蒙·伯克(Edmund Burke)由于持有反战立场,1775年发表关于《对殖民地实行怀柔政策》的演说,在议会中成了杰出的自由党人,而且干脆脱离了辉格党及其另一位领导人福克斯(Fox)。伯克后来故意

以煽动的反恐怖主义的口吻，把群众描绘成“蠢猪”，写出了《法国革命回顾》。他对群众的诬蔑很快变得臭名昭著。托马斯·佩因说，伯克在描绘法国皇亲和贵族的苦难时是“同情羽毛而忘了濒死的鸟”。伯克制造恐怖的侵略威胁，实际上是为英国（不是法国）此后十五年的真正恐怖统治准备了条件。

当时的第一流政论作家和演说家詹姆士·麦金托什(James Mackintosh) (他自己不久即被吹捧、收买加入了执政党)谈到伯克的这个小册子时说：

他的口才并不是闲时用来哀叹工业凋敝、商业不景气的受害者——贫穷工匠和挨饿农民的命运的。他的情感似乎被平民百姓中司空见惯的悲惨处境吓坏了，只为王族壮烈的悲哀所吸引，为酗酒和卖淫之心最微小的痛苦而感到苦闷，如果它们被命运置于王位上的话。

托马斯·佩因和罗伯特·富尔顿(Robert Fulton)的朋友——美国驻法国的半官方使者乔尔·巴洛(Joel Barlow)当时谈及伯克时写道：

他那样的处境，那样的年龄，每年只有一千五百英镑津贴，能不慌不忙地坐在自己的小房间里，呼唤大地与地狱之力把悲惨的重负加在人类身上，有什么语言适合用于描绘他的性格呢？

不论怎样看待伯克，我们都必须承认他很快就挣到一千五百英镑。(其实，政府保证付给他连续三辈子的津贴，好让他出

售小册子，根据这一协议，他在 1797 年去世之前实际上得到三万七千英镑。)

数以百计的工人和其他活跃的政治鼓动家因被控发表“煽动性”言论而流放终身。人身保护权被剥夺，一切职工“组织”均被宣布为非法，四十人以上的集会也一度横遭禁止。托马斯·佩因因为写作《人权》回敬伯克的小册子，结果被一个陪审团裁决犯有叛国罪，该陪审团甚至宣布此案不必公诉审理，就可以宣布被告有罪！幸亏被告并没有成为囚犯。佩因没有出席审判，因为诗人布莱克预先警告过他，他如出庭可能立即被捕。警察带着逮捕证正在他的住处等着他，他没有返回住处，逃到法国去了。

伦敦通讯会的十二名领导人因叛国罪受到审判，但是由于他们地位显赫，陪审团意料不到地诚实，哲学家威廉·戈德温(William Godwin)(在文学史上以雪莱的岳父而闻名)异常出色的辩护，结案七分钟后便被宣判无罪。政府撤回了已经发出的另外一百多名通讯会员的逮捕证，但是检察当局破坏通讯会，恐吓其代言人或使他们丧失作用的主要目的已经达到。

布雷斯福德(Brailsford)在论《雪莱、戈德温及其小圈子》的名著中对这些知识分子领袖的相对免疫力作了发人深省的评论。他在谈到戈德温 1793 年发表的《政治审判》时说：

戈德温有幸发展了一种理论，使他不必凭着公民的勇气去从事更危险的活动。他的理想是禁欲主义的美德，是能在反对压迫和邪恶的消极抗议中站稳立场的孤立力量。他的立场站得很稳，首相皮特(Pitt)也乐意让他站……谨小慎微可以使一个人成为辉格党人，也可以使另一个人成为空想家。

但是，公正地说，在所有重要的浪漫主义诗人中，具有乌托邦思想的也许只有柯尔律治一人。年纪较大的人起先多数是激进派，后来成了反动派。年纪较轻的带着他们为之奋斗的信念早逝了。黑兹利特(Hazlitt)是年长者中唯一活到维也纳会议^①(这次会议为反革命在欧洲的胜利提供保证将近半世纪之久)之后的，他从未写出比1825年发表的《时代精神》更激进的作品。

值得一提的是，黑兹利特在维也纳会议召开、谷物法通过两年之后，于1817年发表的《谄媚者与暴君》的著名文章中，对他青年时代众多有希望的青年激进分子变节的必要性作了可能是最完整的解释。该文写道：

因此，1792年，伯克先生因为写书攻击法国革命获得了领取津贴的资格，而托马斯·佩因却因发表《人权》被放逐。自从那一时代以来，出版界成了自由的大敌，这一笨重的庞大机器(不论为善还是为恶)被恐惧和喜好这两个主要动机赋予一种致命的偏见……我们不想一一重温这些痛苦的事例，也永远不能把它们忘却。但是他们一个个全都、或几乎全都想悄悄地溜到有“虚名或实利”可图的一边去。没有大人物的微笑，他们便无法生存。不丧失人格，他们便无法为日益扩大的组织提供生计。他们不搞有利可图的交易，用抒情诗去换墓台石，用笔去换犁，而是决意出卖自己的笔去为最无耻的虚伪礼仪，为国王和人民之间的虚伪同盟进行滑稽可笑的辩护！……这就是二十年来文学上的爱

^① 维也纳会议(1814—1815)，英、普、俄、奥等国为结束反拿破仑战争，恢复封建王国统治而召开的会议；会后建立反动的神圣同盟。

国主义和出卖灵魂的历史和奥秘。

黑兹利特在文章结尾指出，这些浪漫主义作家的革命精神经历过考验，他们的激进主义更现实，由于阶级仇恨变得更坚定。他说：

以前我们给《泰晤士报》的编辑下过一个定义，说真正的激进分子是“看见晚星^①在穷人茅屋上空高照，就把它与人类幸福的希望联系起来”的人……从那以后，浪漫主义成份在我们的想象中有所减少，所以我们可以再给他一个定义，让他在悠闲自得之时细细玩味。真正的激进分子是不相信君权神授或任何其他名堂的人……要当一个真正的激进分子必须善于仇恨……热爱自由必须仇恨暴君。真正的激进分子竭尽全力，全心全意仇恨自由之敌，因为他们仇恨自由……伤害人民的行为他从不遗忘，从不宽恕……对暴君他既不妥协也不休战。他痛恨冤屈不平，直至这种现象完全消灭。冤屈不平的存在，以及有人无耻地认为自己有权把冤屈不平强加于人，使他无法安宁……他热爱真理，犹如他人热爱权力。抽象的道理没有热情的支持，敌不过拥有武力、奸诈狡猾的权力与偏见……因此现代会有变节者的背叛。

黑兹利特所指的浪漫诗人的主体就是“湖畔诗人”——柯尔律治、华兹华斯、客气点说还有索西(Southey)、较年轻的拜伦

① 晚星指木星、水星等，尤指金星。

和雪莱、“伦敦佬”兰姆(Lamb)、济慈(Keats)和他们的朋友利·亨特(Leigh Hunt)。但是在讨论这些诗人之前,我们必须考虑两个孤立的人物:彭斯(Burns)和布莱克。这两位诗人在当时虽然不很出名,对英国文学史上的这一次浪漫主义革命没有产生实质性影响,但是他们是浪漫主义革命的先驱,卓越地表达了它的某些基本观点和态度。

先 驱

形成英国诗歌第二个伟大时代的浪漫主义革命的头两位伟大作家表达了一无所有、不善辞令的农民——遭受压迫、处境悲惨的城市无产阶级——的心声。

罗伯特·彭斯和威廉·布莱克，出生时间相差不到两年，一个生在苏格兰多石的土地上，一个生在伦敦的偏街僻巷，个人情趣、气质和天赋完全不同。但是他们都酷爱自由，痛恨暴君，一生深刻同情生养他们的工人阶级，与之同命运共呼吸，积极参加当时的革命斗争——起先是美国的，后来是法国的，苏格兰和英格兰的则是自始至终。

罗伯特·彭斯(1759—1796)

彭斯于1759年1月25日出生于埃尔郡他父亲租用的破旧农舍里。他在一段自传性的文字中描绘过他出生时的情景：

猛然一阵正月的寒风
刮进来鸥鸽祝贺的啼鸣。

据记载，没过几天，一再修补的山墙在一场暴风雨中倒塌，

母子只好到邻居家里暂避。尽管他父亲极为勤俭，但因继罗伯特之后弟妹接二连三来到这冷漠的世界，他被迫离开破旧的家，寻找更加破旧的地方居住。彭斯七岁时，他们搬了家。此后十一年，他们一直在多石的土地上苦苦挣扎，但还是难以打下足够的粮食交租糊口。

据彭斯的弟弟吉尔伯特(Gilbert)说，地主的代理人或“管家”来信或来访，搞得全家伤心落泪是常有的事。彭斯本人描绘过这种情景：

在地主逼租的日子里，
我许多次心里充满了悲哀，
可怜的佃户凑不足现钱，
忍气吞声受尽管家的欺凌；
他跺脚威胁，破口大骂，
他抓走佃户，砸烂他们的用具，
佃户必须站着，装出毕恭毕敬的样子，
忍受这一切，吓得直发抖。

但是，到了彭斯十八岁时，有几个兄弟已经能帮着下地劳动。家庭条件有所改善，因此也就能以较优惠的条件租到土地。

虽然很少有时间接受正式教育——彭斯是老大，不到十四岁就干成人的活了——但是父亲很重视知识，认为这是宗教和爱国主义所不可缺少的东西。父亲为孩子们树立了榜样，鼓励他们利用难得的空余时间阅读当时能搞到的苏格兰历史、传记文学、莎士比亚的奇特戏剧、旧杂志《旁观者》和他们实际上已能背诵的《圣经》等书籍。总而言之，凡是能搞到的书，无所不读。而

且，父亲还与四户邻居合伙，凑了一份数目不大的薪金，雇来一位青年教师，轮流在各家吃饭，教全体孩子们读了几年书。在某些方面，彭斯大大背离了他父亲信神的道路，但是他为自己坚定的思想独立，为自己努力奋斗、富有意义的生活而自豪，他父亲感受过并教导他对穷人们要深情尊重的传统，他一贯是赞美并且身体力行的。他在《农民的星期六夜晚》和其他诗歌中给我们画了一幅他父亲的动人画像：

我爹是个庄稼汉，住在卡立克的边境啊，
他曾经认真教我为人要高尚文明啊，
他叫我做个大丈夫，虽然我一文不名啊，
谁没有男子汉的真心，谁就不值一顾啊。

彭斯除了博览群书以外，早年就对仍在乡间流行的苏格兰残存的古老民歌民谣有兴趣，喜欢经常吟唱或用口哨吹奏，以减少整天耕地的疲劳，把残缺的独唱词或合唱词补上，为没有歌词的古老曲子配上新词。

这一段时间，彭斯几乎是在不断的恋爱与失恋中度过。从表面上看，他似乎是用情不专，朝三暮四，其实根本原因是他显然无力为妻子和家庭提供体面的生活条件。1781年他曾经向邻居一个农民的女儿求婚，遭到断然拒绝。于是他便离开农场，到附近的一个小镇上去做买卖碰运气。他惨淡经营的小买卖彻底失败，他又回到了故乡，不料他的父亲因患痼病即将离开人世，家里的农具、牲口、甚至家具都因为交不起租金，还不清其他债务而被全部查封，这使他对农村生活的单调和艰苦更加厌恶。